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二

甲辰

頒招撫噶爾丹勅書先是擊敗噶爾丹於昭莫多之地有厄魯曼濟受傷被擒曼濟以其妻子皆在噶爾丹所求歸

上命遣曼濟至大將軍處偕阿旺丹津往噶爾丹所其諭噶爾丹勅文令議政諸臣撰擬呈覽再照勅文

譯蒙古文數張使曼濟帶去議政諸臣擬撰

勑文呈

覽

上親改定以示議政諸臣

勑曰

皇帝勑諭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濟拉等朕統御天下

要以中外一體為務往者烏闌布通之役爾等雖

經敗北朕尚欲與爾等會約以定喀爾喀之事故

使命屢頒爾等乃違棄誓言搶掠納木扎爾陀音竟至克魯倫地方朕親帥師欲與爾會同定議遣使申諭爾復狐疑不信不親見朕使及朕躬至克魯倫爾遂望風奔潰遇朕西路之兵爾先犯我顔行遂至喪兵敗衂盡棄駝馬牛羊子女廬帳什物爾衆寨桑台吉等接踵來降丹濟拉格壘古英車陵奔等寨桑十五人亦願歸服遣察罕哈什漢來陳奏悃誠朕已面諭遣還今朕又親率六師遠涖

於此且各處調兵邀截爾等妻子馬畜諸物俱已散亡衣食已盡勢迫無歸況時漸嚴寒朕不忍爾屬下厄魯特妻子相失窮困凍餓而死特遣諭招撫今重復降勑爾等若悔前愆俯首向化朕並不異視加恩撫恤俾各得所爾部下厄魯特亦得妻子完聚咸獲生全朕斷不計爾後罪況爾部落人內有被我軍所俘其父母妻子尚在爾處不忍分離願歸故土者朕皆恩賚賜之坐騎糗糧即令遣

歸使與其骨肉完聚其欲内附不願歸者朕皆富
貴之各得生養爾部人曼濟重傷為我軍所擒今
曼濟言其妻子尚在爾處因欲告歸朕是以給之
恩賞賜之坐騎糗糧使賫勑遣回爾地爾等思尚
能永存有能收養爾等之人否其熟籌之今已無
所歸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濟拉爾等可領餘衆
作速來降朕必令爾家富身榮各遂生養惜此厄
魯特如許生靈被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驅迫至

於此極今若又不覺悟聽信匪言則後悔莫追矣

爾其勿疑勿懼特諭

臣按一怒以安天下而四征以綏兆民至人之師皆不忍人之心也

皇上唯不忍邊境之侵凌而陳師進討又不忍生靈之塗炭而降諭招徠而且於厄魯特降人不忍其無衣也而衣之不忍其無食也而食之不忍其妻子之離散也而歸之其歸也則又

特賜勅書開陳禍福諡言周摯至於再三匪直不忍

乘其窮蹙戮鯨鯢以為京觀而安全生養之

心惟恐一夫或失其所

聖德好生侔於天地仁心義問宣布於十行尺一之間

其與詩書所載固異世而同揆也

乙巳

沙濟出征逃避革職治罪先是固山貝子喇思

札卜以出征驍騎校沙濟在逃報理藩院院檄

嚴查沙濟拿到之日再議令協理台吉丹巴松
以拿獲沙濟在吳爾揮地方正撥官兵解送之
時又復逃去報院院議革去沙濟驍騎校之職
拿獲之日枷號兩個月鞭一百罰三九牲畜著
披甲
上從之
丙午
留散秩大臣宗室庸吉等駐歸化城受厄魯特降

人

上諭內大臣曰歸化城當留一大臣受厄魯特降人完其夫婦給其衣食著散秩大臣宗室庸吉乾清門侍衛哈楚哈員外董殿邦副都統阿廸等公同商議而行取有面皮襖二百件無面皮襖一百件銀三百兩付之如有須給支用此銀造冊記數勿派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厄魯特降人內上人則給有面皮襖下人則給無面皮襖著庸吉哈楚哈隨駕

至湖灘河朔回住歸化城安郡王等出行已久俟察哈爾兵往替與黒龍江兵同歸到歸化城後著安郡王副都統雅圖駐歸化城其下人發回京城將軍薩卜素目下有病未愈不必隨駕著帶所率官兵一百十人往大同養馬伺候大將軍伯費揚古處兵五百到後亦往大同餧馬如大將軍處有緊急事務即撥其兵六百前赴大將軍處此俟行文大將軍之便發去

封多爾濟青台吉為札薩克一等台吉

上諭内大臣索額圖等曰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之弟青台吉來請安伊奏言臣未嘗來赴操亦未嘗一次來請上安臣亦無職名亦不在部册去歲車陵札卜台吉阿爾薩郎衛寨桑往土喇旁探聽噶爾丹聲息臣之人與彼偕往擒厄魯特名津巴者來臣身亦曾與侍讀學士喇錫出征着内大臣索額圖尚書馬齊副都統吳達禪等將多爾濟青台吉

授職之處議奏伊等俱習居林中仍著暫住林中伊等所居地方近倭羅斯倭羅斯人已與本朝修睦著該部給之印文諭彼勿相侵奪其行倭羅斯該部印文即交多爾濟青台吉令彼附近倭羅斯人送去索額圖等會議曰多爾濟青台吉來請
上安進貢問之據云屬下有箭手一百五十人烏郎海一百五十人共三百丁云彼既以身無職銜名
亦不在部冊諄諄奏請應封為札薩克一等台

吉餘皆欽遵

諭旨而行

上從之

命督運于成龍等運米至大將軍軍前喀喇穆冷地

方于成龍等奏曰臣等奉

皇上訓諭而不能運米到軍前皆當罪死蒙

皇上不即重懲仍令効力贖罪臣等粉骨不能圖報今

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駐扎喀喇穆冷地方臣

等願竭力將湖灘河朔倉米三千五百石運致

喀喇穆冷但此米到後應付何人謹奏請

旨

上諭曰如許米無所用爾等但運到一千五百石亦大

有益矣米到即交將軍費揚古其運米駱駝若又

帶回時值嚴寒定致有損亦交將軍費揚古在水

草佳處飼養天時既寒運米亦是難事朕亦知之

爾等之事即朕之事也

以噶爾丹情形

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曰二十日早噶爾丹處兩厄魯特來降日午又兩厄魯特來降朕皆召至賞之其内一人之妻向為我軍所獲一到即給還兩人相抱而哭蒙古自王以下無不下淚者皆悦曰善事云詳問之云丹濟拉歸十九日至庫冷白兒齊爾見噶爾丹告之曰大兵各處堵截我詐許降而來噶爾丹大

恨曰我專望於爾今將何以自存且兵又堵截此地不可留當往哈密取米為食二十一日已起行矣我等隨行一二日方向此而來途中多盜互相殺奪云若果往哈密乃其絶地必獲噶爾丹彼處已佈置完密更無可慮今來降者殆多矣當陸續寄聞二十一二十二宿此二十三仍宿此二十四日乃起程向黄河沿去我軍之馬皆肥壯此地尚暖河亦未凍衣棉袍人多負販者尚未衣裸而行

土著年老人皆大奇之言我祖父以來未聞有此時河未凍無風霜雨雪之美年云朕觀之與京城無異朕御薄羊裘棉套而騎射尚熱而有汗

丁未

上由歸化城駐蹕衣赫圖爾根郭爾之南減

御饍兩餐賜右衛官兵食

大賚衆人

上諭内大臣曰右衛兵明日當到此地自出行以來朕

與汝等皆嬉笑飽食兩餐明日但早食一餐其晚餐停止皆持去給右衛勞苦之兵為食御膳兩餐諸皇子膳兩餐俱持去賜右衛兵為食著以此遍諭諸大臣官員執事人員通營各自送去賜飲之茶自茶房備辦又

諭尚書馬齊曰前因右衛兵勞苦差侍衛馬武往送牛羊馬武歸朕問之言右衛回師内步行者多食亦少云著每人賞銀三兩其兵數令即查明來奏

又差大學士阿蘭泰侍衛馬武至右衛兵下營地
方宣
上諭曰右衛官兵自來戍右衛以來連次出征甚為勞
苦朕心殊軫惻爾等所借公庫銀已皆蠲免陣亡
官兵僕從已皆給身價銀其軍中病故得傷人等
已皆加恩賞矣官兵皆歡呼稽首奏曰我等臣僕
蒙
聖上豢養戎行効力乃我等當然之事今

聖上念我等勞苦沛以
鴻恩將我等所借官庫銀俱已豁免陣亡人員俱已
給身價軍中病故得傷者俱已加恩雖欲奏謝
總不能措一辭此後但當効死力以圖報
鴻恩於萬一耳
戊申
上親臨賜右衛兵食右衛兵既到
上往親視賜食八旗官兵排齊迎接

駕至衆官兵趨進跪而同聲請
安
上下馬坐定引官兵俱近前坐自官兵以至僕從遍
賜食及茶畢
上命内大臣索額圖副都統吳達禪牧場侍衛黄海傳
諭曰戎行效力我滿洲從來以為常事朕欲滅噶爾
丹而親統大軍進討噶爾丹不能抗望風逃竄遇
爾西路之兵遂大敗之爾等俱絶糧步行以極窮

極之之兵奮勇敗敵殊為可嘉是以朕親臨賜食
畫免汝等所借官庫銀加恩於得傷病故之人先
已有旨不必復宣又
顧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等曰朕原欲在軍中賜汝
等宴因朕親追噶爾丹至拖諾山尚欲前進以糧
悞不到回來迎糧是以今日方得賜汝等食爾等
兵卒誠勞苦矣費揚固等奏曰此軍乃
皇上豢養之兵義當効力

聖主為天下計周詳籌畫然後出師噶爾丹不能抗

皇上神威連夜奔逃困乏已極僅餘殘喘得至昭莫多

地方大將軍伯費揚古遵

皇上容諭而行遂爾大敗賊寇此皆

皇上蓋世奇功於將士何有焉

皇上賞賚重疊又

親臨賜食誠古今未有之盛事也臣等自此以後但當

遵奉

指揮効命而已衆軍歡聲動地

上起步行往來遍

閲八旗官兵回至

行宫

諭内大臣曰乘此駐蹕之日著察王以下及諸人乘來馬數多者至數百少者亦有之可察其數朕欲知之併察内府馬數另察衆人馬内其臕僅可行十日之馬朕駕所行之程遠此馬不能到現有右

衛無馬兵丁可給與騎歸馬上令各主書名拴記伊等有現成官草料著彼自行肥秣如有軍務乘之而往俟回時各將馬匹交還原主若有缺少倒斃朕償之

差官至伊奇里口收西路隨軍餘剩馬駝行兵部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右翼四旗察哈爾所趕隨西路兵之馬駝除給京城右衛八旗兵丁給新滿洲侍衛給

欽差藍翎侍衛殷濟納等給駕砲車給馱砲及砲藥砲子給運米留於喀爾喀部長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滾占道斃等項馬駝外現在正黃旗察哈爾餘剩馬四十四匹駱駝十頭鑲紅旗察哈爾餘剩馬六百二匹鑲藍旗察哈爾餘剩馬四十四匹今天時已寒此項馬駝當如何安插請定奪移文察哈爾總管遵行查前者宣化大同所餧駱駝一千一百二十九頭宣化所餧馬內七

千六百十匹山西官員捐助馬八百七十二匹俱隨西路兵行今大將軍伯費揚古既稱察哈爾等所趕馬駝内餘剩馬駝天時既寒請定奪如何安插應行文右翼察哈爾總管將現存馬六百八十六匹駱駝十頭趕至殺虎口徐行餧養勿使勞苦撥臣部及理藩院司官一員往殺虎口查明殘疾馬駝收領量此馬駝撥緑旗官兵趕至大同以馬一半駝十頭交侍郎多奇以

馬一半趕至宣化府交侍郎席密圖俱令敬慎飼養倘有取用再往調撥自殺虎口至宣化府照例沿途給空草一束其各處撥給倒缺馬駝之數大將軍造清冊報部併行文大將軍伯費揚古侍郎多奇席密圖知之

上曰此項馬匹若遣官至殺虎口收領則迂遠二三百里不等右翼察哈爾住居與伊奇爾口相近著兵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至伊奇爾口收領餘如所

議

己酉

加恩右衛官兵

賜以衣銀食物坐馬

上遣諸皇子至右衛兵營中

賜茶酒又差膳房章京莫洛渾撤

御膳賜官兵

賜右衛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短貂褂副都統黨愛

科爾對銀鼠褂

賜右衛查出兵丁二千五百人銀七千五百兩及到

殺虎口口糧

上以馬三百四十六匹給右衛兵乘坐

諭議政諸臣曰此馬皆官馬亦有朕所御內廄馬聞

右衛兵無馬步行故給與乘坐可將此馬攤給無

馬之人乘坐負裝到右衛既到右衛後兵丁各自

有草料使之肥秣此馬倘有軍務使乘之而往若

無軍務至肥時解京此皆官馬一匹亦不可費其右衛兵丁所借官庫銀雖已蠲免若該管官員催促兵丁置馬又必借官庫銀以置之則兵丁難以謀生著暫停兵丁置馬令彼徐徐措處此所乘馬或解大同餧養或留右衛餧養聽從其便著兵部即行文右衛護軍統領知之

臣謹按昔之投醪挾纊為將者能與士卒同其甘苦猶且傳為盛事至於東山杕杜之詩

勞軍士之旋歸先儒謂上下之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與無以過此然於卹其死亡而起其傷痍者無述焉

皇上仁同覆載念行間効命之人或身殞疆埸或親罹鋒鏑不惜數十萬府庫之財而大賚普於存歿又慮其徒行不能購馬給以天閑之乘於其將至

賜以牛羊且

命尚食止進一餐自
皇子以下俱減饍以食將士其至也
親臨燕勞下逮厮養無不蒙恩真所謂悅以使民民忘
其死者使作為雅歌以歌詠
聖朝勤歸勞還之盛事萬世猶為感動而況三軍之士
哉
發
勅招撫厄魯特台吉阿拉卜灘丹津鄂木布先是

厄魯特羅卜藏班珠爾叩

閽請曰臣原係阿拉卜灘之人正黄旗察哈爾阿木呼朗佐領下撥什庫克什圖擄臣等來給與西勒圖庫圖克圖臣乃喇嘛並未有効力

皇上之處臣有七十歲老母又在杜噶爾阿拉卜灘處請

皇上差人同臣往招杜噶爾阿拉卜灘如不能招杜噶爾阿拉卜灘亦招其下人而來

上以交議政諸臣且
諭内大臣明珠曰今命諸臣議差人招撫羅卜臧杜
噶爾阿喇卜灘但杜噶爾阿喇卜灘另在一處亦
當撥親王策旺札卜昆都倫博碩克圖滾布默爾
根濟農王顧禄什希之人遣往招撫著諸臣一併
議之至是會議奏曰當遣羅卜臧班珠爾往招杜
噶爾阿喇卜灘來降再令和碩親王策旺札卜
長史馬尼圖多羅郡王昆都倫博碩克圖滾布

之烏勒木濟多羅郡王默爾根濟農額祿什布之阿玉西備辦遣行撥理藩院撥什庫一名送往大將軍伯費揚古處視與噶爾丹無涉平安地方遣使前去

上曰筆帖式黑色當處斬即差黑色効力於是點出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賫送

勅書招撫厄魯特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

勅曰

皇帝勅諭台吉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朕統御天下撫恤黎元務使人人各得其所先是爾厄魯特與喀爾喀互相讐怨朕欲爾等和好已頒勅諭喀爾喀厄魯特俱違朕諭自起戰爭喀爾喀既敗來歸朕為天下元后不忍坐視其滅亡於是納之注其名籍酌量封為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與以厚禄咸致富貴俾各得所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乃不顧朕拯救天下生靈借喀爾喀為兵端闌入烏闌布通

之地既被我兵所敗雖詭誓遁逃朕猶數遣使頒
諭令其會兵以定喀爾喀之事噶爾丹博碩克圖
汗違背誓言掠納木扎爾陀音越克魯倫而前朕
親統大軍欲與觀兵特遣使直告噶爾丹博碩克
圖汗孤疑不信奪朕使馬不與一見及朕親至克
魯倫即望風敗遁遇朕西路官兵彼先逆戰遂至
大敗子女牲畜盡被俘獲丹巴哈什哈等先來投
誠後沙克朱牧等接踵歸附俱給以官職令其貴

顯足其衣食使之富有固已各得其所其來降之衆內有子女被我兵所俘者皆行察出令其父子兄弟夫婦完聚今朕又親統六師各路皆已調兵阻截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倘不來降必窮之於其所往爾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前雖附噶爾丹然皆非倡亂之人今歸降之人皆云爾等與噶爾丹分析各居朕嘉爾猶知天道能自振拔憐爾之馬畜等物被擄衣食已絕特遣和碩扎薩克圖親王

之長史馬尼圖多羅郡王昆都倫博碩克圖之烏
勒木濟多羅郡王墨爾根濟農之阿玉西又爾屬
下之喇嘛羅卜臧班珠兒亦傾掐安爾等今同持
諭前往其札薩克圖汗之子先經離散朕已收留
覓爾岳母令與相會封為親王食以厚禄頻加撫
恤頃又賜以牛馬羊羣擇地令其游牧使之得安
生業享有富貴此顯然之明驗也勑書一到著即
率爾部落來降前此依附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之

咎朕概不介意必待爾以富貴顯榮爾之部落亦
使各得生業妻子完聚從容度日丹巴哈什哈等
朕尚憐恤使之富貴況爾等乎若爾尚有疑懼今
春策旺拉卜灘之使來時稱爾與策旺拉卜灘甚
善皇上若滅噶爾丹請勿討阿喇卜灘令其與我
會合等語且策旺拉卜灘屢遣使納貢敬慎有加
故朕亦深加憐惜爾若同丹津鄂木布往附策旺
拉卜灘處朕亦不窮詰爾其優禮朕使明白回奏

倘於此二者不審一自處微倖於厄黑阿拉爾空屋賴齊斯布等峻險之處棲身茍免朕斷不姑容必會同策旺拉卜灘根敦帶青貝勒等尅期進討爾其早作良圖特諭

庚戌

駕至麗蘇

諭兵丁以牧養馬畜之法

上諭内大臣曰朕日行二三十里牧放之馬何用早取

此正囓草之時嗣後當緩取至黃河水深飲馬勿

拌其足墜則難出著通行曉諭又以出行事

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曰朕二十二日仍駐蹕歸化城往觀北山

麓之三廟二十三日駐蹕集衆射且手搏二十四

日自歸化城起行駐蹕於三十三里外渾津村之

南歸化城老少依戀繾綣揮淚道左二十五日駐

蹕是日右衛兵二千五百俱到朕躬迎勞大備牛

羊飯餌親饗之諸軍士歡聲動地朕閒居歸化城各處獻俘甚多皆給價收納有各種工藝笳歌彈箏者俱有之內有一吹笳老人年六十五歲笳吹甚精殊滑稽能言初見時朕給之衣冠賜食及茶酒彼謝恩畢攘袂點首瞪視良久指朕曰所謂大丈夫者汝耶胆氣如此英勇如此滅我名邦以敵國之臣而臣之以敵國之歌者而使歌之如此國富兵强乃不事驕侈但利濟羣生安集離散惟務

積福而今已矣諸國實無與敵俱為臣僕理所必然耳於是叩頭而坐彼初指朕而言衆亦以為醉及聽至末句莫不稱其人雖鄙而言亦有合於理云一彈箏者名齊倫其技甚精二十六日駐蹕達爾漢拜上出歸化城向西南行地平壙新設御庄正當此路田多耕之不盡諸塞之外未見有如此地之平壙者且草美水佳朕行如許路不聞有一病者阿米達桑格周卜世明珠輩諸老臣皆顏色

加豐可將此項事謄出奏聞
皇太后并令宫中知之
辛亥
上駐蹕湖灘河朔
指授牧馬之法
上諭護軍統領曰放馬時當放於來路東方飲則飲於
池不可飲於黄河其草或用以炊爨營之四圍帳
之附近草皆刈去是日

上觀黄河

回行宫

壬子

員外郎鐵圖等問明翁金交戰事還復

命先是

上諭遣官一員偕叅將張文華往寧夏祖良璧處將彼

如何交戰之事來奏派出員外鐵圖鐵圖等請

訓旨

上諭曰汝等前往可問祖良璧云廵撫舒恕副都統西爾哈達按察司囊吉里爾等俱係運西路米者舒恕等歸去如何付汝在翁金守糧汝又久住如何不報將軍九月初六日爾等起行厄魯特伏於山谷爾等半度出於伏中來犯我師叅將張憲載守備張林等奮勇擊敗敵人據厄魯特降人言厄魯特有千許人砲無藥鎗無鐵云爾等之戰厄魯特執何兵器穿何衣服爾等非戰卒乃守糧之兵耳

擊敗厄魯特殊為可憐將敘爾功其將此問明祖良璧如已往西安祖良璧帶去之兵俱係寧夏官兵爾等可問伊等聞翁金有米朕即差一筆帖式馳報此筆帖式庸劣幾悞乃事朕今欲斬此筆帖式又爾等前去可慰問總督吳赫總兵官王化行如請朕安云朕躬安容顏亦好朕來至歸化城者一則巡閱地方且近厄魯特降人朕將相機調度厄魯特於土喇地方為我軍所敗廬帳衣食俱盡

況四面俱讐敵斷不能踰今冬沿邊有來降者爾等受之解京總督吳赫如已歸爾等移文知之又趙良棟在寧夏爾等可慰問病已愈否併將朕至歸化城之故告之至是鐵圖等還奏曰臣等十月二十一日到寧夏問總兵官王化行言總督吳赫九月二十九日已起行矣祖良璧十月初四日已起行是以謹將

諭旨移文總督吳赫外問之守備張林把總吳進等

言我等在翁金有滿洲漢軍緑旗兵共一千奉將軍孫思克令曰爾等可在翁金守米以俟大兵回師之用直至八月十四日不聞大兵歸來副都統祖良壁叅將張憲載因扣算米糧僅可至十月二十七八大兵雖歸無米可給是以備文開具翁金之兵或留或撤原由於八月十六日差正紅旗散騎校劉秉智送至寧夏直至九月初一日又無聲息乃計此米僅可足我兵歸

來之用公同商議領兵而回於九月初六日起行起行之時滿洲漢軍緑旗兵前鋒在前輜重居中祖良璧率兵護後自翁金向西南行不數里前鋒僕從一人馱米驢上前行有厄魯特八人出傷僕人奪米而去我前鋒驅至二十里山谷中所伏厄魯特率兵突出冲截輜重於是前鋒軍回就大軍此一戰也厄魯特有戰卒五六百其障後而立者千餘賊繞我軍尾後團團圍

住副都統祖良壁率兵從東方殺出背河而陣
排列子母砲鳥鎗以戰厄魯特不能敵而奔厄
魯特雖有鳥鎗而藥少發來無力鎗無刃削尖
塗油火炙為之所以不堪馬亦羸瘦且遇
王師一戰大敗其膽已破不能復抗我軍隨即奔潰
陣上雖奪去些須物件俱追往取還因賊逃入
山我軍乃退為此奏
聞

上命語大學士知之

使蒙古巴特馬兄弟完聚理藩院奏曰副都統根格呇言蒙古巴特馬訴稱我乃巴爾虎洪郭爾帶青屬下人鑲紅旗巴爾虎佐領鄂欽乃我親伯之子我前自噶爾丹軍中逃出各處糊口延至此地乞使我與我兄鄂欽完聚問之鄂欽云巴特馬實係我親叔之子乞准與我完聚應許巴特馬與其兄鄂欽完聚與否伏祈定奪等語

巴特馬係鄂欽親叔之子是眞應准伊等完聚

上從之

癸丑

宥山陝緑旗兵擅歸罪

上諭內大臣曰今春出征山陝兩省緑旗兵米糧不敷迤邐在後結隊而回不得比之於私逃之例彼既乏糧且去將軍遠各覔歸本營若議其罪殊為冤苦著從寛免察議現在拿禁者俱釋之通行曉諭

盡免西路官兵賠償馬匹行兵部奏曰西路出征八旗夸蘭大羅密等呈稱前大將軍伯費揚古隨行太原捐助給兵之馬宣大餧養之官馬内共一千五百七十八匹其中陣上倒斃一百八十二匹病死一千二百三十四匹留於坐塘筆帖式噶爾圖察哈爾綠領阿木呼朗等三十九匹現存馬一百二十三匹等語查得陣上倒斃一百八十二匹不議外現存一百二十三匹應

入各旗拴餧額中使之拴餧其乏留驛中交與蒙古之三十九匹應赴各處查明解來分給八旗拴餧其病死一千二百三十四匹俱不小心牧放玩怠之故著俱照數賠償亦入各旗於拴餧額中使之拴餧

上曰西路出征兵丁勞苦殊甚是以屢加恩賞此瘠斃馬缺免其賠償餘如所議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紹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三

十一月乙卯

班禪庫圖克圖上疏謝

恩理藩院奏曰班禪庫圖克圖疏言奉到

勅書銀壺銀瓶銀碗巾幣之賜不勝懽忭先是使人

內齋傳

諭召臣赴京此旨

皇上無疆之仁愛也實有欽遵
聖旨前往之意三寶可証但臣身尚未出痘疹皆前世
之命也畏忌實深而且有鬼沮之或見之夢或
見之卜云宜坐禪用是陳情伏祈
慈鑒弗罪為幸查得班禪庫圖克圖為
勅書銀壺幣物之賜且陳奏其不來原由無庸議者
也
上從之

丙辰

檄大將軍伯費揚古詳明報探

上諭議政諸臣曰費揚古報文内止稱叅領阿爾納伯爾黑奉差偵探還報云職等十月十四日到頽河之和爾博爾津腦兒等處地方見有厄魯特住跡行踪其日已久是以前行一日因馬乏而返並未視其駐扎之跡竟未詳其人之多寡馬畜廬帳之有無夫去踪雖日久尚可見也差人躧探者原欲

知其情爾茲不驗明來報但開奉差人員之往返勞人勞馬差之何為其檄將軍費揚古嗣後哨探之事務必一一問明條列奏報

諭皇太子曰二十七日駐蹕於麗蘇村二十八日駐蹕湖灘河朔漢人稱此為脱脱城此即黄河之岸向彼岸仰射之朕及皇長子新滿洲之善射者射過甚易波流亦緩非南方黄河之比較天津入海狹河尤狹二十九日駐宿是日早鄂爾多斯之王

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俱渡河來見朕詣河干將河

測量其濶五十三丈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

舟朕與新滿洲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惟

行船之具不佳不便用力衆蒙古等皆驚訝以為

此黃河逆流行舟自我祖宗累世以來所未有往

來過渡試之斷不致飄往下流現流氷漸衆人難

以全渡惟冀其早凍耳自古以來過十月下旬未

有不凍者京師水泊氷結之日可記之報聞自歸

化城至黄河岸一百七十里自黄河岸至殺虎口未經量測到黄河之日初覺寒冷與京師凍河之日相似在此衣灰鼠羊裘狐腋其年老之人衣略加厚厄魯特赤馬一匹遣送皇太子馬甚佳足健而善走又甚調良以豆飼肥更不知若何又此處喀爾喀所産羊或係水土之故甚厚朕故親視用水烹熟因候凍河閒暇無事親手執刀去其骨置匣中馳送可恭進

皇太后前三十日初一日駐宿初二日早蒙古等來報稱距此地五十里西爾哈地方今夜凍冰二段每段有一里餘我等官長皆以為奇特遣我來令巳衆人行走試看若可渡即來奏聞於是令鄉導官特固斯等往視又念此時若送盛京所進之物驛遞勞苦朕此處各種食物皆有但鹿尾鹿舌各五十鱖魚鯽魚𩹉魚到時送少許至其他大魚腥朕所不食野雉亦勿送來此地多而且肥橘子柑子

等物雖到亦勿送來果麵諸物此地自寧夏取來食之甚佳雖御用好麵製為餅餌以之相比猶覺稍黑而硬寧夏之麵白而柔細雖多食亦易化葡萄亦佳其名公領孫大葡萄之蒂環繞有小鎖子葡萄曩時常食鎖子葡萄而未見其如此結實亦覺奇異產梨亦佳初三日早遣人渡河將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所獻良馬一百二十二匹內四十匹所獻常馬三百匹內一百二十匹令驅赴

黄河彼岸馬鞍從船渡過渡時見冰凌貼於兩岸河水比朕初到日不同水波不興與渡暢春園之河相似截流徑渡兩岸蒙古等俱合掌稽首相與約誓云此乃我等累世所居之地此河尚且如此效靈更有何人於我皇上之前敢萌異志於是乘其馬歷二時布小圍三次果鄂爾多斯之地言語不虛圍獵嫺熟雉兎復多此地雖有沙岡然皆平阜草多叢生馳騁并無可慮朕自幼聞鄂爾多斯

之兎令親見之圍獵畢申時照前渡河至駐蹕處日暮時庫斯等來奏從西爾哈地方河之上流皆凍伊等往來渡試不致阻誤朕於初四日駐宿初五日向西爾哈渡處移營觀之輜重可渡則渡若稍可虞則駐宿一二日此等事俱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

丁巳

給右衛兵草料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曰今春

進征馬匹短少一到右衛隨調官兵疾行於瀚海之間是以馬愈羸瘦副都統拜布等移稱令催喂馬兵丁一時不能置馬請就近在大同令借銀二十兩補買又奏曰右衛兵冬春兩季原給三匹草料今請增給兵丁各馬一匹為四匹給之草料照大同喂馬例喂養

上以交議政諸臣議至是議曰查得近來奉

旨著右衛兵丁徐徐置馬又奉

旨右衛之兵倘有調用發京城每佐領四匹之馬給與兵丁上駟院馬太僕寺馬共一千五百匹俟回時分撥但蒙

皇上矜憐著給右衛兵春冬俱三匹草料為定應於右衛兵不計馬之有無俱給三匹草料則兵丁可以整治器械而資生矣

命下之日行文大將軍及右衛統領等以文到之日為始令支三匹草料至大將軍伯費揚古所稱

借銀二十兩增馬一匹為四匹照大同喂馬例

之請無庸議者也

上從之

貝勒宋喇卜請於察罕托揮以外捕獵造船

許之

上諭尚書班第曰鄂爾多斯多羅貝勒宋喇卜奏言察

罕托揮以外地方多獸請准臣等捕獵准臣等於

黄河造船往來過渡准僱邊内民夫在臣等地方

耕田爾可往宣旨准其所請察罕托揮以外捕獵

黄河造船過渡

戊午

駕次喀林托會員外二郎保報策旺喇卜灘出兵設哨

禦噶爾丹達賴喇嘛遣尼麻唐來奏事議政諸

臣奏曰二郎保報稱阿玉奇台吉發兵一千以

塞爾濟札卜寨桑領之策旺喇卜灘發兵一千

以楚呼郎寨桑領之額爾克巴圖爾台吉親率

兵千許俱會集於阿爾台以内土魯圖地方駐扎四面設哨如遇噶爾丹將擒而殺之如擒噶爾丹則解送

聖上云又達賴喇嘛使人尼麻唐庫圖克圖卓磨龍堪布丹巴囊素達賴汗之使人寨桑及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在西方之喀尊共一百七十餘人十一月十五間可到西寧邊口到則往

京城奏請

聖安探訪其情言為青海諸台吉之事而來其行甚急

如到西寧邊口地方官必阻之此尼麻唐庫圖

克圖或有緊急事務亦未可定彼到西寧邊口

欲往京城或於此處撥人乘驛帶往或任彼照

常自往乞大部奏聞俟文到遵行等語應撥理

藩院官一員乘驛往西寧暫止尼麻唐住西寧

問明前來之故如有奏章取之而來如當放入

尼麻唐等再差人往召如不當放入即遣之歸

去亦行文二郎保著止尼麻唐等於西寧併不時探聽阿玉奇台吉策旺喇卜灘等備兵出行
聲息
上曰差官則遲矣著行文二郎保親身問明具奏
以給賞黑龍江兵餘銀留將軍費揚古軍前以備兵糧行兵部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奉
旨賞黑龍江兵銀伍千兩到後即交衆部長買裘帽襦裩牛羊等物陸續解到分給將完所餘二千

四百兩原欲隨便再買給與兵丁奉到

勅旨始知黑龍江兵更換黑龍江兵既經更換此項餘銀應交何處乞轉奏星速檄知等語查近奉

旨點察哈爾兵五百使散秩大臣吳巴什率之給以兩月糗糧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俟是兵到後視黑龍江兵內人强馬壯者選留百名其將弁扣兵數留用於前解銀五千內酌給所留一百兵比照察哈爾兩月糧數扣給兩月口粮其餘兵着令

歸來欽此應檄大將軍伯費揚古所買現在牛羊如不足黑龍江兵兩月糗糧於此餘銀内採買補給兩月之糧其餘銀兩藏貯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以備軍需

上從之

以烏拉羸馬發右衛喂養統領鄂克濟哈等奏言驍騎校托雷等自烏拉來所乘馬匹俱已羸瘦不能行矣

上曰使伊等附於殷實之人其騎來馬匹交部發右衛喂養

上諭皇太子曰初四日晚來降之厄魯特布達里奏稱於十月初四日起程噶爾丹兵千餘數日食用既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其領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率衆來歸尚未至等語噶爾丹雖云前往哈密令諮訪彼知地勢之人及喀爾喀皆言齊七克那孔俄羅阿即兒漢等處與枯倫

白爾七爾相距三日程不過仍遶舊地而行度其情勢難奔他所既無可往之處事更易圖又詳詢之鳥鎗鉛子火藥已盡鎗亦全無投順之人成羣而來所言甚悉今遣布達里赴京其妻在鄂欣家可令完聚皇太子并與諸臣細問之此一大快事也土謝圖諾爾布係厄魯特大臣此人若來則噶爾丹之行藏即可決定俟來時再諭爾知之此語

奏聞

皇太后兼恭請

皇太后萬安初四日駐宿初五日移營前向河之上流冰

堅可渡處

已未

上渡黄河駐蹕東斯垓

辛酉

取大同所喂侍衛坐馬至軍前

上諭内大臣曰大同所喂新满洲侍衛護軍執事人員

坐馬著監喂內大臣侍衛趕來大小官員自備之
馬有願取來聽其取來不欲取來者仍令地方官
監喂

壬戌

駕至察罕布喇克副都統阿南達奏報率兵往駐布隆
吉爾等處偵探阿南達奏曰理藩院咨稱奉
旨噶爾丹窘迫已極必亡命往投哈密著檄將軍孫
思克率其標兵往肅州在阿南達處預備著將軍

博濟於西安兵內未行者擇人材矯健者二千亦赴阿南達處與孫思克合如噶爾丹有往哈密聲息即行勦滅并將朕自十九日出行及為厄魯特奏報之事皆抄發阿南達使知情形欽遵知會等語臣前者曾在布隆吉爾之杜爾白兒濟等處坐哨偵探如有小隊疾行而過之人相機行事如力不敵則報提督李林隆并力而行會同提督李林隆奏

聞率緑旗官兵駐劄布隆吉爾之杜爾白兒濟等處地方因所帶兵丁糗糧已盡不得已於十月初七日撤兵十二日到肅州具奏請

旨令

聖上周詳籌畫

諭旨下頒若臣等仍居肅州遥探消息倘有由塔爾納秦等路疾行而過之人則布隆吉爾有五百餘里必不能追及思布隆吉爾諸處乃係要路

令不得顧天寒兵苦是以臣身會同提督李林

隆於預備兵内率馬兵八百步兵二百仍前在

布隆吉爾坐哨偵探倘小隊經過則相機行事

若有往哈密聲息謹遵

上諭與將軍孫思克會同而行已於十一月初一日自

肅州起程矣其帶去人員米糧交地方官至將

盡之日運解

上報聞

覈查撥給西路進征兵丁之馬行兵部奏曰先是議政諸臣會議西路進勦之兵或將留駐綠旗營馬或將捐助之馬各給一匹倘取綠旗營馬去則以捐助馬補給之不足則取換茶馬為用又不足則動支正項錢糧採買分給在案今甘肅巡撫送到册開撥給大兵營驛馬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匹此内捐助馬七百三十五匹採買馬六千五百八匹換茶馬五千四百四十三

匹當照數補給等語此無庸議者也應仍檄該撫將買馬價值及交收茶馬日月作速開造清册呈報該部以憑查核

上從之

令軍中謹愼火燭

上諭内大臣曰草甚叢密各當嚴禁火燭恐上風失火御營有何可慮但爲衆人耳著通行曉諭又令日出獵有願步行之人許其步行僮僕一概俱令步

行野兔甚多大臣馬多者俱乘馬在前排圍其騎
官馬之人及馬少者僮僕人等俱照哨鹿例在乘
馬人後步行排圍野兔甚多使各殺之為食

甲子

上駐蹕胡斯泰噶爾丹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等來降

上謝圖諾爾布等來降後

上諭皇太子曰前諭原欲渡什爾哈已凍渡口初五日
向黃河上流行十八里至喀喇音托揮之地見黃

河已凍遂駐蹕於其地鑿冰騐之已有一尺甚堅乃分三旗使三路墊土初六日輜重皆渡其東六里以外亦未凍西三里以外亦未凍衆蒙古訝云向來黄河之凍自北方寒處凍起如此温煖河皆不凍獨在中間結成厚冰不但未見亦所未聞渡河後晚下營王貝勒貝子公之母與妻俱來朝朕至鄂爾多斯地方始知鄂爾多斯皆有禮貌其規模畧不失舊時蒙古大理六旗王貝勒貝子公台

吉俱和睦如一體不分爾我盜賊全無駝馬牛羊不必防守或有馬走失兩三年者他人獲之亦不隱藏解之部長令原主識認王之母貝勒之母俱非生母彼敬其母比生母更甚殊雅馴他蒙古見之當愧死鄂爾多斯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良馬亦多雖比察哈爾生計略有不如較之他蒙古殷富遠甚其騎射之法雖不佳美已極嫺熟多能中的此地黄河石花魚甚多口内亦來獻蒙古亦來獻

甚新故肥美

皇太后不食大魚故不遣送朕及諸人在此習久水土甚佳食物柴薪豐饒人皆相宜且不甚冷向朕與諸人在克魯倫河四月間所服之衣今猶可不用京城小寒身内覺冷噤斯獨不然亦一異處但自茲以後未知其寒何如耳初六日駐蹕東四海驛初七日仍駐蹕於此是日撥置鄂爾多斯所貢馬駝諸物初八日仍駐蹕於此初九日移營十四里駐

蹕於察罕布喇克此數日揀視鄂爾多斯所獻之
馬皆極佳而馴鄂爾多斯規矩取馬不用套竿趨
入隨手執之未見有一用套竿者幼齡諸皇子可
騎之馬亦有之初十日移營十九里駐蹕於呼斯
臺十一日仍駐此休息朕此行原欲有所為令聞
居而天復不寒惟就水草移營以俟噶爾丹困斃
消息收納降人朕獲肥雉三十乳酥一匣獻
皇太后餘俱照單付去此處肥雉甚多恐累驛馬故不多

遣十一日發報後厄魯特降人吴山泰到細訊之彼於十月初六日逃來其所言與朕所遣赴京人無異但云噶爾丹差察罕古英寨桑來奏事已備馬匹如其果真今已將近正問未畢噶爾丹大寨桑土謝圖諾爾布到此乃彼要人所知情事甚悉細詢噶爾丹困憊是實是月必見端緒其餘大略如前又言前定意往哈密今聞阿南達率兵阻截葢已不往有居薩克薩特呼里克之狀視其人頗

佳材貌亦偉帶來人八十口如噶爾丹遣使來朕亦酌遣使往朕在此想可坐待噶爾丹困斃也噶爾丹既無生路時届嚴寒步行者多令將何往譬猶檻中之獸必自斃矣為此星速遣諭知之其以此奏聞

皇太后并傳知宫中諸大臣咸令聞之

乙丑

駕次華拖羅海使侍郎滿丕郎中桑格駐喀倫探噶爾

丹聲息

上諭議政諸臣曰視尼魯特人携妻子來降則噶爾丹窮困已極但噶爾丹乃極狡之賊恐彼不得已來降乘我兵不戒勢力寡薄竊奪零散喀爾喀財物軼去應着侍郎滿丕郎中桑格往善巴王喀倫地方駐扎不時差人出喀倫外偵探如有聲息即收喀爾喀入喀倫內越大將軍營安插一面星速馳報前已有文檄知令滿丕等到彼後口傳

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可也

丙寅

設哨於要害以禦噶爾丹先是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聞右衛兵歸來遣侍衛馬武

驅牛羊以迎之二十四日朕躬迎至渾津村二十

五日賜宴各湊給三日米行餉三兩其兵已疲甚

矣見彼徒步委頓形狀不覺憀然朕親閱視下及

兵丁飼以飯餌肉食飲以茶酒自大臣以下兵丁

以上歡聲動地前聞調右衛兵朕灼知此軍斷不能行雖匍匐而往不能到指示之地故朕以現喂馬駝之力比量噶爾丹之力攜來行事行至途中聞丹濟拉退去又遣朕所帶察哈爾兵五百給百日糗糧往換黑龍江兵朕駐蹕歸化城十日未甞用歸化城抄撮之米每見降人再三細問俱言噶爾丹向哈密去矣如果往哈密朕意中以為擒之益易哈密距嘉峪關十日程是以朕意欲將朕所

帶兵環居寧夏朕入寧夏如有調度就近相機而
行務獲噶爾丹殺之朕心始畢但朕啟行後噶爾
丹丹濟拉等來降爾等力薄右衛兵無馬朕是以
躊躇欲與爾商爾等可議定具本速奏朕駐蹕湖
灘河朔俟爾覆奏
大將軍費揚古回奏曰十月二十九日奉到
諭旨悉知
聖意矣

皇上前者軫念右衛官兵全免所借官庫數十萬銀兩

其陣亡病故得傷人等不俟議叙格外重賞下

逮僕從資其生計官兵於此雖肝腦塗地不能

仰報令

皇上又差侍衛馬武驅牛羊迎軍

駕臨渾津村大宴官兵

聖躬親閲下逮兵卒飲之茶酒食之飯餌肉食又給米

及行餉三兩

洪恩浩蕩誠亘古以來所未有也臣等不勝感激不能措辭奏謝此地黒龍江官兵蒙古扎薩克喀爾喀等聞之無不同聲歡呼者今降人俱言噶爾丹往哈密

皇上以隨駕兵繞寧夏駐扎倘有調度就近相機行事

御駕啟行後噶爾丹丹濟拉來降臣此地力薄右衛兵無馬為此躊躇下頒

諭旨誠是也竊思太原不遠應調太原滿兵及晉撫

標下騎兵共一千及大同殺虎口不出征騎兵五百遣至臣處與臣等此地察哈爾兵總計可得二千噶爾丹困極不得已來詐降竊取馬畜亦未可定果噶爾丹丹濟拉等由此路來降有詭詐之事即以此衆行勦又善塔卜喀倫外地方水少俱係小泉又因盡凍難以飲馬是以臣等來至喀喇穆冷等處駐扎十月二十八日喀爾喀善巴王到傳

旨諭臣率彼之兵回探聲息請遵

旨遣善巴歸去令彼預備其喀爾喀俱駐喀倫外應

令昆都倫博碩克圖王汪舒克公吳巴達公扎

薩克台吉哈灘巴圖爾滚占吳爾占丹津額爾

德尼圖巴汪舒克衛徵帶青台吉凱木楚克等

共四百餘兵亦俱發回本地預備各撥能事人

員遠遠探聽倘有聲息一面速報臣等一面令

諸部長親身率兵速赴臣等軍前奏至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覽爾二十九日奏欲調太原府兵晉撫標兵一千大同殺虎口未出征騎兵五百朕思太原府兵未嫺行陣且至歸化城殆將千里綠旗兵皆騎馬一匹此嚴寒之時即能得到已不自支緩急用之必至悞事是以將朕所帶火器護軍一千砲手二百四十前鋒二百六十共足爾所調一千五百之數為爾預備目前馬甚肥衣亦厚此兵乃與朕同行之兵故極嫺熟朝聞其信晩

即可行朕暫駐蹕於此急俟噶爾丹實信令若來降即交善馳人員星速遣至行在如有噶爾丹來降之信若不速檄喀倫外喀爾喀信其降而坐待之則悞大事不淺矣近來丹濟拉差人請降而又犯糧可為明鑑令不得復悞當敬慎遠籌費揚古覆奏曰

皇上洞鑒

訓諭極當俱宜謹識遵行但喀爾喀人等在喀倫外

迤邐居住相隅踈遠恐報信有悞是以臣等備文傳諭喀爾喀親王善巴多羅郡王滾布等衆部長曰今噶爾丹困迫已極爾等當各按本旗汛地復過瀚海住險要之地以材能之人為首領使之哨探倘有聲息一面速來報知軍中令各部長率兵殿後輜重居前作速移入喀倫内恐噶爾丹丹濟拉詐降輕騎行劫亦未可定如哨探怠玩或失一牲畜有悞聲息近到某旗退

而歸去吾必指𠫭至遣哨之時務選人强馬壯

者以速報為要

上命以此疏示諾木齊岱曰與朕諭諾木齊岱之旨無

異也

已

駕次浙固思台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遣侍郎滿丕等

坐哨於他拉布喇克先是往解厄魯吴山台之

撥什庫根忒傳

旨諭大將軍曰噶爾丹窮困已極應令侍郎滿丕等
往善巴王喀倫地方駐扎為此口傳費揚古知之
費揚古奏曰查前令喀爾喀親王善巴等諸部
長各於本旗汛地復過瀚海住形勢之地以才
能人員為首領哨探偵有聲息星速來報令部
長等親率兵護其輜重遷入喀倫內已經奏
聞在案今又奉
諭旨故臣等遵

旨會議令侍郎滿丕郎中桑格往喀爾喀游牧地方
以外瀚海以內沿他拉布拉克駐扎探聽於是
月十四日遣行矣
上報聞
庚午
噶爾丹遣格壘沽英來議好大將軍伯費揚古
奏曰王善巴差長史伊白根來報噶爾丹使其
下格壘沽英等二十人乘駝二十馬二十言來

議好奉有軍令止厄魯特在喀倫外枯卜地方

先遣來報近者奉

旨噶爾丹遣使來如一人則作速遣赴行在如二人

則遣一人回天時寒冷令携衆而來其一人作速

遣赴行在今欲使噶爾丹使人即赴行在但傳報

者僅有議好之語并未知其何意遣使是以不

便遽使之來使窺見我營壘於是差人知會侍

郎滿丕親身就見厄魯特使人或有奏章取來

驗視如無奏章問明速報俟差員歸日另奏外

此際倘

皇上有

訓旨臣請遵而行之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隨議當速檄大將軍伯費揚古將

格壘沽英本身及一僕人撥官一員星速乘驛

押來本朝所差厄魯特津巴等如與伊等同至

則皆遣行其餘厄魯特暫留枯卜地方如有奏

章取來呈驗

上從之且云格壘沽英寨桑等如未到費揚古處不得使見營壘亦不得令見費揚古遠遠從外而來

增學士朱都納喂馬草料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奏曰學士朱都納疏稱户部等衙門准馬一匹給草一束倉升料二升視荼換之馬甚瘦若不加草料喂不能肥一面酌加草料用心喂肥使不悮調用馬肥後減其草料至奉

旨馬七千匹今但有五千匹請檄李學聖有茶換之馬再增解二千匹等語查宣化府等處喂馬照京城喂馬例每匹七斤草二束倉升荳八升喂兩月後減去二升喂以六升又一月再減去二升喂以四升應准朱都納等所喂之馬照此例與地方官會同小心喂養現有解到馬五千匹可以敷用其二千匹不必往取

上從之

副都統阿南達擒噶爾丹族姪顧孟多爾濟來

獻阿南達奏曰十一月初七日哨卒來報見有

飛塵臣等率兵往邀其來路因彼已過追百餘

里及之於素爾河邊皆拘之其達賴喇嘛使人

達爾漢鄂木布青海博朔克圖濟農使人阿爾

達爾寨桑彭楚克台吉使人寨桑和碩齊言達

賴喇嘛弟巴青海諸台吉遣我等通問於噶爾

丹我等到噶爾丹所而令歸去現有噶爾丹使

人與我等同行查噶爾丹使人喇克巴彭楚克格隆索諾木喇什拉木扎木巴衛徵陀音等男婦子女五十餘噶爾丹族姪顧孟多爾濟本身及其男婦子女三十許又什賴古爾卓里克圖等三台吉本身及男婦子女十餘言我等奉噶爾丹差答使於達賴喇嘛第巴青海諸台吉我等自噶爾丹所居庫冷白兒齊爾於十月初五日出門而來我等出門之時噶爾丹丹濟拉向

白格爾察罕厄爾格移營有兵千餘阿拉卜灘
在扎巴喀滾占有兵千許丹津鄂木布與噶爾
丹不睦在塔米爾散去自特勒兒濟被
聖上大兵擊敗而追我輩無住居無冬衣絶無牛羊生
計已窮但能就近躑躅遷移而已青草未生之
前此冬寸步難行若至來春下人死亡離散是
實難以為國矣今差格壘沽英使於
聖朝竊思

皇上灼見其窮困情形周詳籌畫使禦之於布隆吉爾等處果如
聖意即獲達爾漢鄂木布欲交官兵解往恐路近青海之人事生意外亦未可定是以臣阿南達親率兵為毆全押至肅州交鴻臚寺檔子房官綏黑圖遣達爾漢鄂木布前往外餘俱拘禁肅州候
旨其噶爾丹送達賴喇嘛書十四封一并呈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

上諭皇太子曰十二日駐蹕於花託羅會十三日駐宿是日上駟院侍衛瓦色阿薩納送馬至薄暮閱馬俱肥壯與朕帶來間日更替騎乘之馬相似我軍之馬皆未甚瘦尚有極肥者觀此時甚與駝馬相宜十四日駐宿將鄂爾多斯所獻之馬揀擇始畢發御馬羣七十一疋大馬羣六百十一疋駱駝一百四十三隻十五日駐宿是日甚暇無事將我軍中歌者鄂爾多斯之歌者及厄魯特之歌唱彈箏

者二人令之歌其厄魯特之歌者雅克西云我年六十五歲厄魯特四部落之主皆曾見之今見聖主至德全備仁慈無所不周恩惠無人不洽諸藩蒙古咸加撫恤不棄貧賤我舊主則不然一切人皆不令見惟自尊大而已由此觀之興主真天縱之人也十六日駐蹕於即格蘇台十七日駐宿是日報至即遣回朕今循河岸而行歇息馬力以俟音信可將此奏聞

皇太后并宫中咸令知之諸皇子亦令知之

上又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善汝佳否來人於十六日早到諸事悉已奏聞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與朕心相同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事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數時優閒冀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以汝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亦願

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洞悉汝諸事敬慎故書此以寄

辛未

副都統西爾哈達費揚固瓦爾達祖良壁馬雲霄等奏請隨將軍博濟出兵勦滅噶爾丹西爾哈達等奏曰臣等叨沐

皇上洪恩捐糜頂踵不能仰報茲奉

旨云今噶爾丹窘迫已極必亡命走哈密著將軍博

濟擇西安兵內未出征人才强壯者二千赴阿南達所與孫思克會齊倘噶爾丹有往哈密聲息即行勦滅欽此思博濟現率兵往肅州臣等願出兵効犬馬之力以報

皇上高厚之恩

上曰西爾哈達費揚固瓦爾達祖良壁馬雲霄內著將軍酌量帶往

上諭皇太子曰十九日我師已駐宿時費揚古伯急報

奏章至閱知噶爾丹遣人乞降茲以費揚古所上

章急令聞知故遣馳報可奏聞

皇太后恭請

慈安宮中並使聞知宣諭諸大臣茲事雖未明悉朕自有

裁度汝等勿慮朕嘗謂噶爾丹破滅已盡以今觀

之斯言殆適合也為此諭知

癸酉

賜噶爾亶多爾濟白金噶爾亶多爾濟遣使阿約請

上安

上諭尚書馬齊曰厄魯特之噶爾旦多爾濟貧苦在此地賜銀則路遠而難馱俟主事華善到甘肅後於地方官支銀千兩賜噶爾旦多爾濟其銀即交其來使阿約賚往賜阿約銀三十兩其同行兩人各賜二十兩

督運于成龍等以運米之便効力坐塘先是于成龍等自備馬駝車輛自脫脫城裝載米一千

五百石運往喀拉穆冷
諭尚書馬齊曰著都御史于成龍等運米之便就近
助馬坐塘効力至是于成龍等運米到喀拉穆冷
交大將軍後自喀拉穆冷起各自分塘効力侍
讀范承烈在第十四站侍郎李鈵在第十三站
都御史于成龍在第十二站原任侍郎王國昌
在第十一站大理寺正卿喻成龍在第十站光
禄寺正卿辛保在第九站左通政使喀拜在第

八站俟更替官員到後始還

命安郡王馬爾渾撤兵先是行兵部奉

旨檄安郡王云大將軍伯費揚古兵少著安郡王等

齊赴大將軍處文到即起行至瀚海外呼爾都圖

地方已與大將軍會續奉

諭云安郡王出行日久著伊等回暫居歸化城安郡

王等遂往歸化城至是聞

駕駐鄂爾多斯哲固斯臺前來請

安

上曰是軍出外日久著歸家

甲戌

將軍博濟奏報選擇西安寧夏駐防官兵前赴

肅州博濟奏曰臣等奉

旨將在家兵中未經出征人材壯健者選擇外現有

滿洲漢軍八百名在寧夏駐扎西安肅州相去

三千餘里寧夏肅州相去二千許里肅州近於

寧夏是以於寧夏官兵內視人材壯健者足撥二千名之數其名缺將西安官兵撥補寧夏

上命該部知之

名大將軍伯費揚古商議軍機費揚古奏曰噶爾丹自抗

天威大敗逃遁以來厄魯特之人絡繹來降不絕丹津鄂木布與噶爾丹反顏而去杜噶爾阿拉卜坦分異而處近有諾爾布寨桑等人數起攜其妻

子來皈

聖化而不能禁止以此觀之人心不定散亂已極噶爾

丹及其下逃死餘生有限數人罪惡貫盈

上天舉以畀之

皇上即在旦夕其事顯然但蒙古之性易於煽惑而頗

輕信噶爾丹者原一狡猾之人彼自知不能保

其餘衆故遣格壘沽英等二十五人借通使為

名欺誑目前以暫懈之格壘沽英等歸去後必

揑造種種詐偽之言以欺罔之未必非安慰人心求遠逃遠遁脫身藏身之策也請將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等拘之入内且勿遣回使噶爾丹以下人等猜疑擾亂今年

聖上親率大兵來臨厄魯特大敗心膽碎裂不能保其妻子破壞已極令鼯鼠跳梁無所藏身

聖上簡選士馬付託賢能討噶爾丹勦而滅之乘此大兵起行之時隨遣格壘沽英歸去此際如噶爾

丹悔悟而即來降一惟

皇上成算作何裁度似於行兵之機滅賊之事少有裨

益又思厄魯特原係累世職貢

天朝之部落噶爾丹賦性兇頑包藏禍心侵擾喀爾喀

悖叛

天朝之賊寇則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等不比他國之

使即將格壘沽英等竟不遣歸未為不可如竟

不遣伊等歸去則於厄魯特先降人内擇其心

實語明妥幹者一二人細細指示令傳告
皇上待厄魯特降人眷顧寵榮之事揚言格壘沽英等
不顧歸去之心設動搖厄魯特人心之計使之
游移迷惑令正當厄魯特生計窘迫之時人心
互動未必不事出意外誅噶爾丹而獻之也奏
至
上曰著大將軍伯費揚古減從乘驛星速前來商議軍
中機務此時將軍事著舒恕暫理

使前鋒叅領阿魯等偕貝勒宋喇卜運糧多羅貝勒

宋喇卜奏請効力運糧既派出押運

上諭尚書馬齊曰與貝勒宋喇卜同行者以前鋒叅領

阿魯一等侍衛巴兒楚喀為首領伊等之糧雖貝

勒宋喇卜已經給與恐有不足亦未可定著交阿

魯銀百兩不足之時補用滿人從來穀食不可缺

米倘米已完著於寧夏支取口糧如馬疲不能行

於學士朱都納馬内換騎交疲馬喂養

上諭皇太子曰十九日遣報時親近侍衛阿南達奏章適至噶爾丹遣往達賴喇嘛及瑚瑚瑙兒處之心腹喇嘛索諾木拉西等俱如朕所指示堵截之盡皆擒獲故將其原奏章謄寫發往共人一百六十口馬八十餘匹駱駝百餘隻駝馬俱瘦食物皆盡從噶爾丹處行經一月於蘇爾河地方擒獲噶爾丹遣往西域書十四封欲皆翻譯洞悉其情然後報知故未即發十九二十兩日譯畢觀彼將破敗

困迫情狀俱行掩飾極其無恥卑屈至於不堪譬之掩耳盜鈴曾不知達賴喇嘛瑚瑚瑙兒聞之已久矣十四封書雖無用亦俱謄寫發往可將此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皆令聞之滿洲大臣令其觀看特諭二十日晚駐營時阿南達又遣俄齊爾圖車臣汗之孫噶爾旦多爾濟所使阿由察桑賁奏章前來亦謄寫發往皇太子欲知始末情事問阿爾尼自悉矣又

諭

戊寅

以大義開

諭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是日

駕自胡斯泰起行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至

上即停坐山岡上引格壘沽英近坐不介一人

賜茶詳問噶爾丹情事

諭之曰朕為天下元后萬國一家今日科爾沁諸王

貝勒台吉及喀爾喀厄魯特皆在此朕將公言之喀爾喀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國朕並無所偏狥喀爾喀土謝圖汗執喀爾喀扎薩克圖汗而殺之又殺汝主噶爾丹之弟喀爾喀之罪也喀爾喀後為爾國所敗爾來歸朕朕憐彼十萬餘身命失其生路受而養之凡有人急迫來歸朕者朕皆收養無分彼此不但喀爾喀已也即爾厄魯特令為敵國有來降之人朕皆恤之各使得其生路量材

授之官職雖俘擄之人皆贖其妻子完彼骨肉朕豈有喀爾喀厄魯特之異視乎前以噶爾丹無故闌入我境侵内地蒙古朕遣兵敗之於烏闌布通之地爾主噶爾丹窘極遁逃立誓不復犯邊朕向以至誠待人故不遣兵窮追爾主噶爾丹逆天背誓離其故巢至我克魯倫之地掠納木扎爾陀音朕乃不得已率兵而出然仍再三遣人約噶爾丹會盟脩好此朕不嗜殺之心也爾主不自引罪朕

始整兵進討爾主噶爾丹不能抗朕之威日夜奔逃遇我西路預堵之兵仍因汝噶爾丹先我攘臂我師乃進戰大敗之汝今窮困至此極者皆汝所自取也朕曾往陵之否爾來為使苐公言之毋隱

格壘沽英初與諸大臣言猶支吾巧辯及聞

皇上諭旨傾心降服叩首奏曰誠天下之

聖主也語皆迥異我厄魯特無知但貪得喀爾喀子女財物令

聖上闡發大義大理始知
天意無私及我厄魯特之罪矣現有沙克朱木諾爾布
等人皆近日來降較在我國時更加榮顯誰不
願歸
洪仁之内吾主亦不日與喀爾喀同列矣
上笑視近臣曰此言甚公雖外國之人亦知理也衆蒙
古王貝勒台吉跪而奏曰
皇上諭旨炳如日月噶爾丹雖昏迷無知不從

仁化特自取其死而已

賜格壘沽英裘帽

駐蹕東斯垓

己卯

使備禦西路以勦滅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欲盡滅噶爾丹尤以備西路為要除

西安調至二千滿兵之馬緑旗兵之馬李學聖觧

到五千之馬外其後有換得馬匹應揆賢能官會

同延撫於甘肅等處喂養

勅撫噶爾丹諸人

上諭議政諸臣曰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

原無征噶爾丹之意皆噶爾丹之所自取喀爾喀

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國因土謝圖汗殺喀爾

喀扎薩克圖汗又殺噶爾丹之弟釁從喀爾喀起

此喀爾喀之曲也迨喀爾喀為厄魯特所敗奔走

無路前來投朕朕憐喀爾喀十餘萬生靈受而養

之後噶爾丹無故興兵直入我境内颺張横行曾遣兵敗之於烏蘭布通之地時噶爾丹窘甚誓不復犯我邊疆朕是以不遣兵窮追頃噶爾丹怙惡不悛背棄誓言輙離故巢竄伏克魯倫之地窺伺我邊徼朕猶不念其惡遣人約之會盟歸好噶爾丹反侵掠我降人納木扎爾陀音朕不得已統兵出塞然朕尚不忍即加鋒刃再三遣人開示利害噶爾丹迷謬不悟朕方整旅進討噶爾丹懾我軍

威星夜亡命而朕早遣西師堵截與之相遇亦係噶爾丹先攘其臂故我兵奮擊遂至敗亡此噶爾丹先來犯我曲在噶爾丹也且噶爾丹如此兇暴朕惟待以寬仁噶爾丹如此奸狡朕惟示以誠信嘗覽經史云惟仁者無敵今噶爾丹窮迫已極遣格壘沽英前來乞憐朕意仍欲撫之諸臣奏曰噶爾丹逆天違誓極奸極狡兇惡貫盈真世所難容神人共憤而我

皇上尚不忍誅滅仍欲聽其歸順此真天地好生之心且彼來降諸將皆列之大臣侍衛親任不疑其餘降人亦皆分隸旗隊俾獲生理又查我軍及蒙古軍所俘厄魯特子女皆發內帑贖與完聚陸續來降之厄魯特又以天寒皆換給裘帽如此浩蕩洪仁實從古所未有臣等竊謂噶爾丹雖頑悖必來歸

聖化矣

上曰古之將帥雖善用兵多戮已降或其身不得善終或子孫不昌此皆好殺之明戒也又古之人主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惟願宇宙雍熙四海昇平家給人足各得其生而已故令仍欲遣格壘沽英回噶爾丹處著司官一員筆帖式一員賫勅往撫噶爾丹丹濟拉等可速撰勅呈覽諸臣派擬理藩院員外博什希筆帖式常壽往撫噶爾

丹等併

勑書進呈

御覽

上報可

勑曰

皇帝勑諭噶爾丹博什克圖汗台吉丹濟拉等前一次遣察哈代又一次遣曼濟賫去勑開爾等如引罪來降則朕並無異視概為矜恤務使得所爾屬下

厄魯特亦得見其妻子各安其生朕斷不念爾等所造過惡當詳計之有能收養汝等之人否今已無所歸矣爾等其率所餘厄魯特作速來降朕必使爾等富貴各得其所令若仍不悔悟聽匪人之言後悔難追毋疑毋懼亦已明白開諭汝等矣令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濟拉又遣格壘沽英奏曰蒙大霈恩綸不勝懽忭意必大加恩恤故遣格壘沽英覆奏朕以諸事詳諭格壘沽英遣之歸去

前二次遣諭汝等勑内開載甚明但遵前旨速降之外更無別旨為此特差員外博什希八品筆帖式常壽賫勑前往特諭

上諭皇太子曰二十五日之晨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至較之朕昔年見時藍縷憔悴宛如老乞丐詳問其情狀噶爾丹之欲降蓋其實也其地之寨桑頭目人等附書者亦甚衆具言此事丹濟拉從慫恿倡說又以事關重要特為詰問噶爾丹之意見於言

詞其生計困蹙情事其說甚長不備書惟以噶爾

丹之來降實情書寄可照前奏

聞傳知

臣謹按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雨露固所以涵

濡而風雷亦歸於煦育我

皇上總六師以行天伐義惟戢暴而意主好生其叛也

則討之其乞降也則納之葢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以戮降嗜殺為鮮終故餘黨稍

從並歸肆赦以窮兵黷武為炯戒故渠魁悔
過亦予生全曰寛曰仁曰誠曰信洋洋
聖謨誠萬世所當取法也
庚辰
上自東斯垓回鑾是日將遣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還
上諭格壘沽英曰爾還語噶爾丹凡事務必覿面會語
不然則事無終局彼如不來朕必齧雪往討斷不
中止朕在此地行獵待爾限爾七十日內還報如

過此期朕必進兵矣正立限遣發之時包衣大達
都虎奏曰
御用米糧將盡矣當即還師
上甚怒
諭曰達都虎之奏揺惑衆心即當斬首如糧盡則取
湖灘河朔之米可也何慮之有糧雖盡朕必嚙雪
窮追噶爾丹斷不回師宣
諭之後又將往幸邁達禮廟遣鄉導修路於是諸軍

皆不悦既遣格壘沽英復使人隨之出二十里

外歸報曰去已絶遠矣

上遂傳令還師衆皆大悦

臣謹按噶爾丹敗於昭莫多全軍盡覆餘黨

亦潰又恐我進兵其衆駭散故遣格壘沽英

來請和好以緩我師

皇上洞照其情因彼求和隨降

勑招撫付來使格壘沽英賫回遣行之時又有務必

嚙雪窮追噶爾丹之

諭且嚴責達都虎糧盡還師之請隨發鄉導修路特

欲使格壘沽英以

皇上追討噶爾丹斷不中止之意歸告其衆使噶爾丹

聞之驚駭並令其部曲潰散之計時無一人

知者於此益見

皇上睿慮深遠謨略精詳非衆人所能識也

駕次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以齊馬發牧廄餵養

上諭內大臣曰羸瘦馬駝明日一宿後日遣往大同彼地現成草料甚多著查大臣侍衛官員執事兵丁羸瘦馬駝酌撥大臣侍衛送往喂養

辛巳

寧夏營馬缺額照數補足行兵部奏曰寧夏總兵官王化行疏稱噶爾丹正在逃竄無定之際倘一時有可滅之機或近某口得其聲息其地官兵即可前進勦滅是以沿邊兵馬乘時全備

方可濟倉卒之用但征行俱賴馬力今河西營之馬因出征倒斃缺額甚多臣屬下額馬所缺千匹現存之馬俱遠征纔回額既缺而皆瘦倘有滅噶爾丹之機倉卒用兵不能深入坐失事機等語查陝西營馬缺額俱以茶換之馬給之令該鎮既稱馬少而瘦不能乘機深入應將此缺額一千之馬著總督吳赫行文茶馬衙門除交付學士朱都納之馬外以茶換之馬作速照

數補給如有不足急支錢糧採買補給至河西各營出征倒斃缺額之馬著該督查明亦作速補給勿悞馳驅之務造清册報部又疏稱該營馬所需春冬二季草料舊例將本汛徵收者撥給如草不足照時價估算以銀給兵丁令其自行買喂屢經估算呈請奉部駁回每年於布政司支給兵丁至三十五年草料留於寧夏為駐防大兵之用故折給本色令大兵尚未來駐寧

夏祈暫那上項草料給之等語查此項馬草戸部俱照該督撫原奏定數每束自五厘至一分已於藩庫支給其三十一年不足之草該撫奏請每束二分三厘至二分五厘從多估算戸部以為價值過浮著核減再奏行文在案令該鎮既稱三十五年草料留於寧夏以為駐防大兵之用故全照本色估給令大兵尚未來駐寧夏乞暫那給應行文該督撫如其所請動支上項

草料分給如或不足採買應付不得有悞上項

草料仍照數採買補完原項預備

上從之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三